

3/30/2016 - 昨晚一夜没睡好！

昨天下午到达窝棚时已经 5 点半，窝棚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在艾尔默客栈住过的德国人，一个是上周在大雾烟山碰到的不会说话只会发单音哑巴女。其余的人在外面扎帐篷。当时也没多想，因为天气好的时候，许多人愿意自己扎营，比较自由自在不受干扰。等我做好饭在外面吃的时候，哑巴女已经坐进睡袋记日记。突然听见她一惊一乍地咿咿呀呀。不知怎么回事，进去一看，她指着墙角呜呜哇哇，原来窝棚里有老鼠！

老鼠就老鼠吧，老鼠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只是沿路流行老鼠传播诺娜病毒，许多人中招，挺讨厌的。不过当时天已快黑，昨天包重坡陡，走得挺累，不想再去找地扎营，将就一夜吧。

昨晚降温，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，晚上有点冷醒，然后听到头顶上老鼠在木头墙梁上狂奔疾走。不知是在追逐斗殴还是竞跑比赛，只听到一阵一阵细碎的脚步声绕着窝棚顶上的木头墙此起彼伏，好像下雨一样。有点怕老鼠一失足掉到我头上成千古恨，于是躺在睡袋里醒着睡不着了。

睡不着就想事情，于是想起辛弃疾的一首小词，好像题目是夜宿破山寺什么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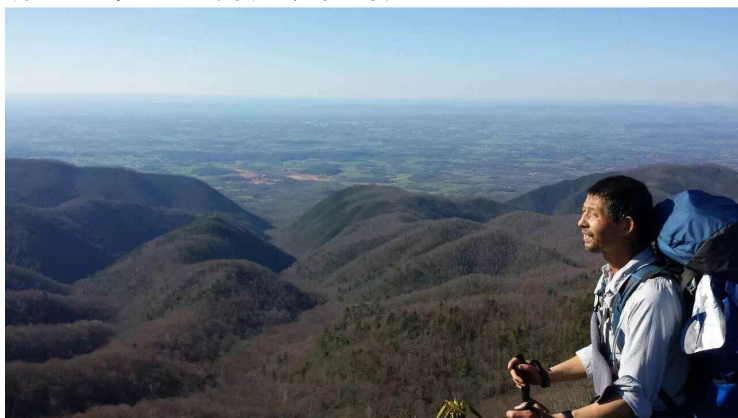
绕床饥鼠，蝙蝠翻灯舞，  
檐上松风吹急雨，破纸窗间自语。  
平生塞北江南，归来华发苍颜。  
布被秋宵梦觉，眼前万里江山。

这首词大约是 1971 年到 72 年间读到记住的。

当时我们全家在湖北农村五七干校，住着勉强可以遮风挡雨的芦席棚屋。不记得是某日因为床下老鼠跑来跑去，还是下雨打着油毛毡屋顶作响，父亲突然即兴谈起辛弃疾的这首词，并说到最后两句描写大梦初醒时的幻觉妙处。即人已醒，但眼神和意识都还在梦中，眼前呈现的还是梦中的景色，于是现实和梦境混合为一派迷离状态。因为父亲的即兴讲解，觉得有意思，就把词找出来读了。此情此景恍如昨天，却转眼四十多年过去，我也从一个十多岁的青葱少年变成了华发苍颜的老汉（有照片为证啊），躺在恍如四十多年前的窝棚里听老鼠打架，人生如梦，无如此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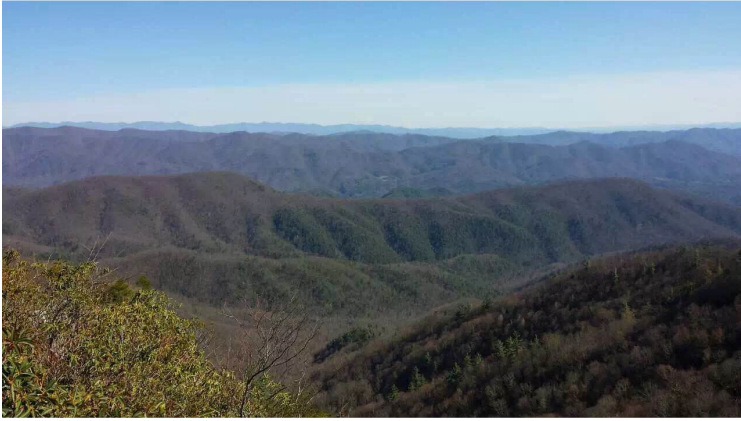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睡不安稳，竟然又梦到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洪山商场买生日蛋糕。唉，您的生日还用得着您自己张罗吗？我们都没有忘记。

昨天晚餐加今天早餐猛吃，背负似乎略有减轻，但爬大坡依然相当吃力。看来至少需要再吃两天，才可以再减轻几磅重量。





走 AT 对每个人都很公平，想多吃就得自己不怕重多背。不论多牛的大款大腕大官，平时可以有秘书司机助理一大群人围着帮忙打理。但如果要走 AT，自己的东西就得自己背着。谁要是空着手走 AT，后面跟着背包的仆人，那肯定要成为 AT 线上的最大笑料，以及报纸上的花边新闻。这已经是 AT 文化的一部分，谁也不敢轻易破坏。所以沿路有那么多人自愿上山修整路径，有那么好心人自己掏钱慰劳和帮助 AT 徒步者。AT 线是个很公平的游戏场，但也很残酷地把人逼回到最原始的状态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体力和支撑力，决定自己的游戏能力，没有例外。



今天从早上 9 点半到下午 6 点半，走了 9 个小时，只走了 15 英里，即 24 公里。今天状态稍好，路也不算艰难，如果不是背负太重，应该 7 小时就可走完这段距离。夜宿窝棚叫 jerry cabin shelter。到现在为止（现在是晚上 10 点）还没听到老鼠的喧闹。

